

费克申 著

日本怪案

—死亡之旅—



群众出版社

神探古洛侦破系列

日本怪案

——死亡之旅

费克申 著

群众出版社

2003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日本怪案/费克申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3.3
(神探古洛侦破系列)

ISBN 7-5014-2887-5

I. 日… II. 费… III. 侦探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11318 号

神探古洛侦破系列

日本怪案

费克申 著

责任编辑/孟向荣

封面设计/董 睿

出版发行/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67633344 转

社 址/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网 址/www.qzcbbs.com

信 箱/qzs@qzcbbs.com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印 刷/北京地质印刷厂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 7.875 印张 136 千字

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01—6000 册

ISBN 7-5014-2887-5/I·1222

定价: 13.00 元

● 内 容 简 介

退休的古洛意外地受到一位民营企业家的邀请，这是一次对日本公路建设考察的旅行。古洛由于种种原因，不能回绝企业家的盛情。

温暖湿润的空气，盛开的樱花，清洁的环境，正是日本春天的风景。古洛不由得沉醉在旖旎的风光、优雅的风情和名胜古迹之中。但是，鲜花丛中却布满了荆棘，惬意的旅途埋伏着杀机。一桩桩离奇的事情不断发生，人在一个个地死去……

古洛似乎陷入茫然之中，但他迅速地把握住了倏忽而过的蛛丝马迹，在中国、日本两国展开了使日本警方瞠目结舌的调查。令人困惑的现象在他严密的推理下，逐一真相大白。在中国的机场休息室里，古洛揭示了谋杀的动机和作案的细节，真凶落网，但案件还没结束，不出古洛所料，案子以极其悲惨的结局收场。

本书情节跌宕起伏，疑云重重，数起案件错综纠葛，令人疑惑不解。在破案的同时，介绍了鲜为人知的日本的风俗人情。

引子

“怎么到了这种地步？”

月光，惨白的月光从半地下室的旅馆房间窗户上照射进来，窗户的格子影扭曲地投射在灰暗的墙上，月光照不到的地方是那么漆黑，似乎隐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。寂静笼罩着整个房间，就连外面的秋虫似乎也停止了惨叫。烟头一亮一灭，喷出的烟雾一半被黑暗吞噬掉了，一半在月光中飘荡。他在等人，心情格外烦躁。本来齐立说10点钟能回来，可是已经12点了，还是没见踪影。他这两天累了，心想，齐立反正得回来，因为这里有他的证件和衣物，于是，就躺下来，想睡一觉，这可能是有些故作镇静，所以躺下后，根本睡不着，只好不停地吸烟。一边想着自己的命运，既悲伤又懊悔。

“见好就收。这句话说得真对。那时候，就是

今年年初，已经有几百万了。要是撤了就好了。就怪齐立，贪心不足。那时候要是跑到国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：让公安局追得到处跑。”

但是，他心里知道，当时也不能怪齐立，自己也没有收手的想法，看着那么多钱谁不想挣？钱永远是不够的。他向旁边欠起身，把烟灰弹在床头柜的烟灰缸里，顺便看了一眼齐立那张空床。

“他难道不回来了？可不是咋的，他的证件都是假的，那些衣服可以再买嘛。他那儿有 300 万呢。干什么不行？再说，这小子虽然跟我是打小的朋友，但现在的人心比狼心还狠。只要见着钱，管你是谁？该杀就杀，该抢就抢。自己不是连舅舅都出卖了吗？他还是自己的大恩人呢？……要是齐立跟他的那个婊子拿钱跑了，把自己甩在一边，可怎么办？他们能干得出来。”他越想越怕。虽然是深秋的天气，这个城市又是北方，寒意已经弥漫了整个黑夜的天空和大地，并渗进了房间里，要穿毛衣才行。但是，汗水却从他的胸膛、后背直往下淌。他的心在剧烈地跳着，血液敲击着血管，发出咚咚的响声。他既担心又愤怒：“要是再不回来，就去找他。他要骗我，就只好……”

他自己都感觉到一股杀气从心头升起，凝结住了汗水……

正在李自强坐立不安的时候，齐立刚从自己的情人那里出来。已经一个月没碰过女人了，对齐立

这个喜欢女人的人来说，简直就是地狱般的煎熬。所以，一见面就是做那事。这个女人是齐立有钱时认识的，没有什么正当工作，全凭姿色生活。而齐立有的是钱，他养活着她，而且奇怪的是，齐立非常信任她，其他的女人，连他的妻子在内，齐立都不相信，但他却相信这个女人，要不然怎么能把救命的钱放在她那里。她果然不负信任，一直藏着这笔钱，动都没动。可是，今天她却对齐立说：“那个李自强，你还管他？给他个十万八万就对得起他了。剩下的钱咱俩拿着远走高飞。”

这话像是醍醐灌顶一般，使齐立恍然大悟：“没有必要。是的，没有必要对李自强这么讲义气。现在哪有什么朋友义气？我真幼稚。李自强干什么了？不过是靠着他的在市政府当秘书长的舅舅。当然没这个舅舅，公司、集资都不可能。但是，主意是我出的。启动资金都是我拿的，那可是我在深圳贩毒得来的卖命钱。就给他10万，然后各走各的路。”主意已定。齐立点出了10万块，就匆匆往回走……

灯一亮，晃得李自强眯缝着眼睛，他看见齐立正从灯的开关处转过身来，心头不禁一喜，但随之就是一凉，因为他看见齐立并没有拿装钱的皮包。“怎么回事？没取来钱还是……”他满腹狐疑。

“钱……”

“等会儿。”齐立不耐烦地说。走到自己床前，

从床头柜上拿起茶杯，将剩下的凉茶一饮而尽。

“没拿来？”李自强自管自地说。

“拿来了。”齐立点点头。

“那下一步怎么办？”

“我说，这事咱们得商量商量。”齐立坐在自己的床上，扭过身看着李自强。

“说吧。”李自强坐了起来。

“咱俩在一起目标太大，还是分开走好。”

李自强点点头，他也有这个想法。

“我给你一笔钱，咱就分道扬镳吧。”

“行。”

“好。还是咱们哥儿们互相理解。”齐立真的欣慰了。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你要多少？”

“半对半呗。”

“瞎扯。”齐立不屑地说。

“那你说多少？”李自强感到火气往上冲。

“给你10万。”

“10万？你打发叫化子呢？”

“10万就不少了。你干啥了？不净擎现成的？”

“我干啥了？咱们不是合伙人嘛。”

“哼！合伙人？你也算？说实在的，一分钱不给你，你又能怎么样？”

“你敢？”

“怎么不敢？我今天要是就这么一去不回，你还不是干瞅着？这是看咱俩是朋友。”齐立这时真后悔回来，后悔没听那个女人的话。那个女人让他偷偷把钱放在旅馆的房间里，不要和李自强废话。现在他看见了李自强脸上的怒气和眼睛里凶险的光。他了解李自强，这个人沉默寡言，但脾气非常暴躁。经常在沉默中突然爆发，令人难以理解。

“10万不行！绝对不行！”

“你说多少？”

“至少100万。”

“做梦！”

李自强忽然跃身而起，跳下床，一手揪住齐立风衣的领子，一手拿着一把刀对着齐立。“你说谁做梦？”

“别这样。”齐立害怕地说。

“那就掏钱！”

“我没带这么多。”

“带了多少？”

“10万。”

“你小子真会算计。”李自强喊道。他觉得怒气越来越盛。他想起了为了自己啷当入狱的舅舅，气得一病不起的母亲和活泼可爱的妹妹，当她知道哥哥的事以后，居然自杀，虽然活了下来，但已是废人了。

“都是你这个混蛋害了我们全家。还想不给钱。

这钱不要了，反正也要不回来了。”李自强越想越恨，就把刀子捅了进去……

李自强看着躺在地上的齐立，那张脸真可怕，像是个不认识的人。他努力使自己沉着下来。然后，开始清理现场。当他从齐立身上搜出 10 万块的时候，不禁有些后悔：“如果用刀逼着他去那个婊子家多拿些钱的话就好了。这不是不可能的。可是，当时自己太冲动了……现在想这些有什么用？后悔药吃不得。”

追捕的公安人员来得真快，就在李自强逃走的第二天早上，刑警们已经抓捕了齐立的女人，搜出了剩余的 290 万现金，并在一小时后，到达杀人现场，这是根据旅馆的报案。

情况很清楚，现场的指纹、齐立女人的供述和旅馆工作人员的证词，说明杀人嫌疑人是李自强。大搜捕立刻开始，但是，李自强已经逃之夭夭。紧接着就是全国通缉令，李自强的照片和一切情况都印在纸上。可是，这是个巨大的国家，13 亿人口的洪流足以淹没成千上万的李自强，就像海水淹没沙子一样。



“你要出国了？”妻子看着坐在沙发上装模作样地看着报纸的古洛，反问道。

“嗯。”古洛放下报纸，摘掉花镜。他为此冷静的姿势和沉着的语气准备了很长时间，也花费了不少时间等着妻子看，实在是有些累了。可他仍然注意到平时反映极快的妻子在回答时，没有表现出平常肯定要有的惊奇。

妻子当然不会惊奇了。她刚从麻将大战中回来，像往常一样，从未有过凯旋。可是，这次太过分了，输了300多块！300多块这是个什么样的数额呀！已经不是为了什么闲情逸致，也不是什么为了让大家认真些，更不是消磨时间了。这是破产！是败家倾业！妻子就是站在这个高度上认识自己的大败亏输的。她一次次地掏钱，当最后一次掏空了那个绣花的精致小钱包的时候，胜利者们担心地看

着她，看着她苍白的脸、脸上的冷汗和枯黄的树叶一样抖动的薄嘴唇。她们不是担心她承受不了这个沉重的打击，而是担心她会找借口拒绝付钱。等她拿出了钱，大家松了一口气。

“那句话怎么说来：‘胜败是兵家常事’。明天兴许就大赢了呢。”邻居老赵家的媳妇说。她最有豪气。尽管每次她都是赢家，但似乎从来不在乎钱。

“对。‘庄稼不长年年种’。没准儿下次就赢回来了。到时候可得请我们客。”另一个赢家附和着，眼睛在笑……

一切都是苍白的，生活也是没意义的，楼梯像从来不存在一样。古洛的妻子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的家。可是毕竟到了自己家的门前，打开防盗门，就是那熟悉的米黄色的门，今天是那么悲哀地看着她。

她麻木地开了门，家里的白炽灯放着柔和的光，家具屏住呼吸，连细小的灰尘都吹不动了。她伤心万分地看了一眼墙上的北极星牌的挂钟，10点了。“太晚了。”她无所谓地想。她们这伙人都很有节制，从来没有玩到半夜。

对古洛说的话，她自然反应不过来，只是看着坐在沙发上穿着满是褶皱的睡衣的古洛，良心揉碎了她的心。“可怜的老头子。”她想。

但她马上就知道了古洛是个一点儿也不值得可

怜的老家伙。古洛突然发问：“今天输了多少？”语气还是挺平静，因为他早就知道妻子常败将军的名声。甚至还为妻子编了一段顺口溜：“别人花钱你付账，你是大家的小银行。”

妻子这回的反应快极了，她马上钻进了厨房，尽管现在做饭不是太早，就是太晚。

“没多少。”身子已经进了厨房，才听到她的话声。

“到底是多少？”古洛严厉起来。

“300来块。”妻子的声音那么小，如果古洛在看电视的话，是听不清楚的。

“什么？”尽管古洛有充分的思想准备，但还是吓了一跳。

“太不像话了。我这回要给你点儿颜色看看。”古洛想着自己应该怎么发火，但手头又没有什么东西，只好把报纸凶狠地摔在地板上，像雪花落地一样，没有一点声响。他想把报纸撕了，这样会有些声响的，但是，他又想到报纸上有段侦破的报道，他还没有看。

“你这是不想过了！这钱是风刮来的吗？你这个扫把星。”古洛用最恶毒的语言大声骂道。可是心里却悲伤地想：“真是福无双降。本来能出国是件好事，可偏偏不让我完完全全的高兴。”古洛哀叹着自己的命运：“所有的事总是这样，总是有所欠缺，不让人尽兴。比如，正借来一本好书，看到

关键时刻，准有些非干不可的事，只好下次读完。破了一个案子，想大喝一顿，高兴高兴，可是，啤酒肯定不太新鲜或者干脆没有生啤酒。来朋友了，想好好吃一顿吧，不是好饭馆客满，就是最想吃的菜没有。这不又来了……”

妻子在厨房里静悄悄的，听着古洛在做什么。害怕使她忘掉了刚才的伤心，激烈的良心谴责变成了忍耐。她把碗橱里洗得干干净净的碗，又拿出来洗着，为了节约和赎罪，她不使用洗涤剂，也不戴塑料手套，任凭那双对冷水过敏的手像刀割一样疼痛。“应该这样遭罪。这是罪有应得呀。”妻子想。她在折磨着自己。

大约过了15分钟，妻子听到了什么声音就出来了，和在里面一样静悄悄的，听不到一丝脚步声。

她看着在沙发上刚打开电视的古洛，怯生生地问：“去哪儿？”

古洛沉默着，300块钱实在让他心疼，他不会马上回答的。

“日本。”

“日本？”妻子从打击中恢复的本领真快，她那活跃的思维，立刻飞速地转动起来。

“那好啊！听说那里很富，人们都挺有钱的……”

“有钱也得输光了。”古洛为了抑制妻子那不正

常的兴奋，恶狠狠地说。

妻子稍微停顿了一下，但马上又精神抖擞了，“是局里的事吗？不能啊！你都退休了。这好事哪能轮到你呢？”女人就是不懂事，她又刺到古洛的痛处了。

“去旅游？你哪来的钱呀？”这是第二次打击，足以使古洛崩溃。

“哎，到底是咋回事？你告诉我。”妻子亲热地坐在古洛身旁，拿起个梨削了起来。

“势利眼。真是个势利眼。我退休了，你就看不起我。天天打麻将，不理我。可是，现在怎么样？我古洛还是古洛，长出毛来，我还是凤凰。”但古洛不打算以其人之道还治以其人之身，这样做太庸俗，便平淡地说：“有个朋友的朋友请我去。”

“不花钱？”

“他们全包了。”

“不可能。哪有这天上掉馅饼的好事。”妻子不相信，她咬了一口削好的梨，这本来是给古洛削的。

“信不信由你。我什么时候骗过你。”古洛又生气又委屈。

“这就是跟我生活了几十年的妻子，居然不相信我。人和人还能相处吗？”古洛的心阴暗下来。

“是吗？你可真行。”聪明的妻子赞叹道，把手里的梨切了一半给古洛。

“那个朋友是谁？我认识吗？”

“嗯……”古洛考虑着是否把朋友的名字告诉这个长舌妇。

“我肯定认识。”机灵的妻子说。

“谁？是咱们局的吧。”

“对。”古洛豁出去了。

“谁呀？快告诉我。”

“猜！”

“这上哪儿猜去？……这么办吧。你给我个选择题。现在不都兴这个嘛。”

“好吧。一，李国雄。二，胡亮。三，张学政。四……”

“张学政。”古洛话音未落，妻子就答道。

古洛没说话，心想：“女人真让人琢磨不透。有时候傻得吓人，有时候又聪明得让人吃惊。”

“不对。”古洛拖长了声音说。

“真的？那是谁？你再往下说。”妻子有些颓丧，但仍有斗志。

“到底是女人。你看还是让我给哄住了吧。”古洛得意地想。他不愿意让别人猜出他的谜底。但最后还是心软了。

“就是他。你就别费脑子啦。”

“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说是他嘛。”妻子高兴地喊着。

“你怎么猜到的？”古洛若无其事地问道。

“只有他。你想，李国雄、胡亮都上班呢。他们上哪儿给你联系这好事呢。不成了滥用职权了吗？张学政和你一样，现在退了。听说他在做生意，发了！是大款。买了两套房子，还有车。是进口的，叫什么好马。好几百万呢。他认识人多。不是当官的，就是有钱的。肯定是他。”

“是宝马，不是好马。也没好几百万，不值那么多钱。”古洛纠正着，“那他为什么要给我这好事呢？他怎么不自己去呢？”

“好马不就是宝马吗？死心眼儿！人家出个国还不是趟平道一样。不屑得去吧。再说，他和你关系不错，给你个机会呗。怪可怜的。”

“胡说！”古洛在第三次打击下真生气了：“谁让他可怜！他是求我。”

“对，对，对。算我没说。什么时候走？该准备些什么吧。”

“还早呢。10天以后。”

“那也得买些东西。特别是穿的。你连套像样的西服都没有……”

“这就不用你担心啦。今天人家给我做了两套，毛料的。还给我买了10件衬衣。都是名牌。”古洛指了指柜子。

妻子忙跑过去，打开柜门：“可不是嘛。这是“鳄鱼”牌的。这个是……什么牌子？不认识。外国字。反正肯定是名牌啦。啊呀！还有圆领衫、内